



新加坡

华文及文学教学

陈志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陈志锐 著

新加坡
华文及文学教学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 / 陈志锐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8-09317-0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1700 号

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

[新加坡] 陈志锐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卢川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317-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言：全球华文与文学教学的新典范

——序陈志锐《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

王润华*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博士的《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教与学之间的新磨合》，一共收集八篇论文，探讨在新加坡极其复杂的第二语言的语境中，华文教学的新策略与华文文学的教学法。我一口气便阅读完，接下来还反复阅读了两次。照理像这类讨论教学法、教材、设计教案的书，都会沦为工具参考书的书写模式，可读性低，给读者带来很少阅读的愉悦性，除非需要其实际参考价值时，才会去阅读。

但是为什么这是例外？我想主要因为陈志锐受过正统的师范大学的师资训练（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更拥有丰富的实际教学与指导教学的经验。他曾任中学教师、高中语文特选课程导师、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讲师兼研究领域总监，故他的教育理论、教学法与设计的教学方案，都有

*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现任台湾元智大学人社院院聘教授兼国际语文中心主任。

实际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以及实践的基础。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文学作家,曾获得新加坡金笔奖,全国青年短篇小说、散文征文奖,国家青年艺术家奖等。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最富创意思考的活动,陈志锐以作家的文字与组织魅力,突破了教学语言及文学教学写作的单调性,其创意思考激发出教师与读者智慧的火花。

但是这本语言与文学的教学论文集,除了书写的文字艺术与本土实践性经验以及教学创意合成的洞见与透视力,应该还有更重大的学术结构之支撑,才能建构出有如此跨越性的在“教与学之间的新磨合”。经过再三地细读与分析,我在“切入点、横切面、磨合处”与“跨领域、综合性、开放式”之间看见其理论架构。这是在科学典范下,人文与理工的挑战与回应下调整的华语与文学的教学典范。

新思想、新研究方法、新批评方法与视野、新理论,是由于思想模式或典范(paradigm)的转变,它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因而改变了现实。^①王赓武在一篇〈典范转移与亚洲观点对研究与教学的影响〉论文中指出,今天的世界,由于许多思考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s)的出现,激烈影响了亚洲的研究与教学。^②西方思维模式的转变,通常由于学术思潮所造成,或是社会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反应。根据王赓武的说法,可分成两大类型。一种主要在西方形成,这是知识驱动型(knowledge driven),另一种是环境变迁

^① Joel Barker, *Future Edge: Discovering of New Paradigm of Success*, New York: W. Morrow, 1992.

^② Wang Gungwu, "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Reflections on Alternative Discourses from Southeast Asia*, ed. Syed Alatas. Singapor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1998.

(situational shifts)造成的,那是第三世界的思维产品。王赓武把目前比较显著的、对亚洲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与教学上有影响力者,列出十种新思维模式。其中属于环境转变型的有四种:

(一) 从殖民转变成反殖民思维模式;

(二) 从古典/传统转变成现代/西方思维模式;

(三) 自由开放社会科学思维模式转变成马克思思维模式,然后又转变回去;

(四) 从重视文化诠释转变成排除文化的诠释,然后又重新重视文化的诠释。

其余六种主要是西方知识驱动型的思维模式:

(五) 后现代;

(六) 性别研究;

(七) 东方主义;

(八) 历史终点论;

(九) 文化冲突论;

(十) 没有边界的世界论。

对于以上这十种新思维模式,虽然各家会有所争议,甚至说某些不能采纳为思维模式典范,但至少有好几种思维模式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已产生广泛的影响。陈志锐的论述架构“切入点、横切面、磨合处”与“跨领域、综合性、开放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这些思考典范下形成的。

很显然的,首先有两股学术思潮强烈冲击着教与学的思考,也同时刺激着陈志锐跨领域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余英时在一篇论述 20 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的论文中指出,20 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一直奉自然科学

为典范。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所获得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其方法也十分严谨。所以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下,向科学靠近、学习,努力把人文建立成与科学相同的学科。^①从陈志锐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也正在人文研究和科学典范之间努力寻求着“跨领域、综合性、开放式”的平衡。

此外,人类文明已从口语文明走到文字文明的尽头,并正式跨入第三个“多媒体文明”时期。从文字文明过渡到多媒体文明,主要是将文物、文本数码化,改为多媒体的形式出现。^②现代科学衍生的电子数位科技,在今天随着全球化发展已经主宰着全人类的生活,支配着我们的思维与作息。学术研究与教学更加如此,多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的导航系统。然而,语文研究与教学如果盲目奉行自然科学的典范、盲目被数位科技所牵动,势必会造成灾难;但相对的,科学与数位科技所带来的如数位化学习与分析技术等,对语文的教学与学习也必定有正面的刺激,学者和教员都需要给予肯定,也应该接受挑战,因为其必定会带来新的突破和提升。

陈志锐书中的第二部分“跨领域、综合性、开放式:新加坡教学语境中的文学教学”,五篇文章中就有三篇——《茹古涵今,无有端涯——以网络科技教材进行文言文教学的设计与实践》、《跨学科

① 余英时,〈回顾二十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月9日。完整的原文见时报电子版:forums.chinatimes.com.techtechforum/030119a1.htm

② 这是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Boston: McGraw-Hill, 1964) 的理论,参考谢清俊的讨论〈文学文献与资讯:文学文献的数位化问题〉,罗凤珠《语言,文学与资讯》,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91-98页;《第一届文学与资讯科技国际会议》2003年12月9-11日,元智大学,清华大学。http://cls.hs.yzu.edu.tw/Lit.

双语教学——以多媒体资源教授中英文、中英文学及双文化课程》，以及《1965年后“新加坡电影”的双语影评与电影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是正面接受多媒体文明的挑战，并通过研究和实际教学的验证，来证明作为今天语言与文学的老师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进行跨领域的尝试，甚至转型，比如把电影影评构建为一个语文教学的工具，甚至利用《小孩不笨2》的电影为例，提出综合新加坡电影和影评辅助华文教学的模式：

电影教学是一个学习外语中常见的教学模式。所谓的“电影教学法”，指的就是利用真实的电影视听材料，如原版的电影以及电影相关的材料来安排教学活动，让学生接触不同的语言环境、东西方国家中的不同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以及口音，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内涵与精髓。学生通过电影，不但可以活灵活现地观察外语的真实使用情况，更可以从中理解语言的文化精髓。在新加坡国内，也有一些教师尝试使用电影教学和极为少数的影评来进行语文或者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教学。但至今甚少，甚至并没有学者研究、探讨过影评教学的效果。在语言教学领域上，目前也缺乏针对影评教学的论述。

在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与教学，在受到科学与科技的冲击下接受挑战与回应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学界也必须承认科学理论知识之外，还有实践知识的重要性，那就是人文的重要性，然而这在目前仍然极受忽略。陈志锐在第一部分“重找切入点、横切面、磨合处：新加坡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开章明义地就作出了挑战与呼吁：

在新加坡独特、复杂的语境中，教室里同时拥有多种不同

背景的华文学习者是其普遍的现象,因此新加坡有“语言实验室”之称。所谓“新加坡语言实验室”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其整体的语言环境,也体现在每一个语文学习者身上。正因如此,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课程框架、教材与教学法等,都必须注意每一个学习者的差异,特别是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王赓武教授及其他学者皆有指出,世界各地的华人具有多样性,再也不只是一种海外华人。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词来称呼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因为今天已没有单一的“海外华人”。这些中国境外的华人,由于所住的国家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用英文或中文称呼,常用的有 Chinese overseas(华侨), Overseas Chinese(海外华人), ethnic Chinese(华族), huaqiao(华侨), huayi(华裔), huaren(华人), haiwai huaren(海外华人), Chinese Diaspora(离散华人)等,都在不同语境中被使用。^①目前世界各国都有华人,但作为华人的意义在不断地改变中。华人的构成,主要由他生长与生活之地区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思想所构成,因此新加坡的华人,与泰国的华人在文化政治认同上有极大的差异,即使新加坡与美国土生华人都说英文,其文化、世界观都不一样。新加坡的华人,出生自峇峇、英文教育、华文教育、新移民的家庭华人,其华人属性也不同,所以陈志锐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寻找切入点和磨合处,融合各家各派教学法之长,“注意每一个学习者的差异,特别是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① Wang Gungwu,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Join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World Scientific, 2000, pp. 15-70.

以理工为典范的语言与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已经挑战着我们教研的新思维,再加上进入网络社会以后,^①资讯科技、无国界、全球化世界等,更加剧烈地冲击着全球主流的中学与大学。它们为了因应局势的转变,不断地创新、转型、磨合,这些也都直接反映在陈志锐的语言与文学的教与学的论述中。另一方面,作者也注意到主流文化思考,不能淹没或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所谓普遍性的知识有时取代不了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西方的典范或中国的模式,也不一定适合新加坡或其他特定的地区,必须从内在的脉络中去了解和自我建构,正如陈志锐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加坡的复杂语境及华文二语教学”中就提醒了地方知识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我们通常将华文学习者分类如下:以华文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学习;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以华文作为外语学习。许多国家的学生,大都只属于以上的其中一类,甚至也有许多国家或地域把第二语言学习以及外语学习相等起来,结合为一类。然而,在新加坡……三种类别之间的差异性(包括家庭背景、生活用语习惯、语言水平等)非常明显,故在新加坡不能够把二语学习等同于外语学习并归类在一起。

综上所述,陈志锐的语言与文学教育的论述、教与学典范的建构,虽然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中学老师和华文教育工作者为对象,而且以新加坡特殊环境立论,但是这是一本全球中学与大

^① 关于网络社会,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中译本见夏铸九,王志巨集译,《网络社会之崛起》。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

学的教师都应该阅读的好书,除了教与学专业技术上的参考价值,其真知灼见,必能启发我们的智慧。

2011年8月
于台湾元智大学

目 录

序言：全球华文与文学教学的新典范 / 王润华 (1)

一、重找切入点、横切面、磨合处：新加坡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 (1)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新加坡的复杂语境以及华文二语教学 (3)

新加坡小学课本中的单元式教材在华文作为第二

语文教学上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48)

与创造力的奇迹对话

——从英国的夏山学校看创造力的启发及其对新加坡
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启发 (76)

二、跨领域、综合性、开放式：新加坡教学语境中的文学教学
..... (125)

茹古涵今，无有端涯

——以网络科技教材进行文言文教学的设计与实践
..... (127)

跨学科双语教学

- 以多媒体资源教授中英文、中英文学及双文化课程
..... (149)

现代戏剧教学的实践和初探

- 以老舍《茶馆》为例 (165)

1965年后“新加坡电影”的双语影评与电影在华文

- 教学中的应用 (200)

文学批评的能块培养

- 新加坡高中文学批评的教学与实践 (244)

跋：“新加坡语言实验室”里的亲身力行 / 杨龙立 (270)

一

**重找切入点、横切面、磨合处：
新加坡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新加坡的复杂语境以及华文二语教学

摘要 在新加坡独特、复杂的语境中,教室里同时拥有多种不同背景的华文学习者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因此新加坡有“语言实验室”之称。所谓“新加坡语言实验室”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其整体的语言环境,也体现在每一个语文学习者身上。正因如此,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课程框架、教材与教学法等,都必须注意每一个学习者的差异,特别是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21世纪开始以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认清并确定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发展方向,所以相应的华文教学也必须快速提升并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多个角度,包括二语的理论、新加坡的教学方法、特色等,来看我们的语言环境和应对策略。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且必须有高度的针对性,以符合现今新加坡不断嬗变的社会语言背景以及华文教学的环境。

关键词 新加坡;社会语境;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二语教学;课程;教学法;评估

一、前 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蓬勃发展,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外汉语最主要的目标,原先是为了“满足各国人民来华(到中国)学习汉语的需要”并“发挥中国作为汉语故乡的作用”。^①然而近几年,除了针对“走进来”的外国学生的语言培训,中国更是开始在全球积极地“走出去”——主动地在世界各地推广汉语的教学,展示中国除了经济能力以外的中华语言、文化的“软实力”。由此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日趋重要。

中国的崛起,使得华文华语的曝光率变得越来越高,新加坡政府也在近几年开始不断地努力把华语打造为“通往中国经商”的首要工具。对于拥有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新加坡来说,英语始终是强势语言,而华文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75%为华族国民的新加坡在国民种族结构和华文的语境方面,与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会有相当的距离,故不可称其为华文作为第一语言的社会;与此同时,新加坡既有的华文环境、中华传统文化、华文作为学生的母语等条件,又与其他没有华文环境、背景或者以华文作为外语学习的国家不尽相同,所以也不能把新加坡的华文学习当成外

① 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页。